

福建文史資料

(選輯)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編輯室編

HL234/28

福建文史資料

(选 輯)

第 三 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編輯室編

11.37
5068

福建文史資料

(选輯)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編輯室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貴巷18号)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5/16 字数150千 印数1—4,500

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11104·12 定价: (6)六 角

出 刊 說 明

一、本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周恩來主席對各方面老年人士所提出的“把親身經歷記錄下來傳之後代”的號召，在黨的正確領導、各有關方面的大力協助和各界人士熱烈響應下，廣泛開展了征集文史資料工作。為了更好地保存和積累本省文史資料，並進一步推動撰稿工作的開展，我們特刊印《福建文史資料（選輯）》（以下簡稱“選輯”）。

二、“選輯”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所見所聞可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可能不盡翔實，觀點也可能不完全正確，因此，“選輯”只作為不定期的刊物在內部發行，並供歷史研究工作參考。

三、“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各個時期的軍事、政治、經濟、文教、華僑、民族、宗教、社會風尚、歷史人物等各个方面，不拘觀點，不求完整，不限體裁，但要求資料具體、真實，有一定史料價值。

四、“選輯”所刊載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的意見和材料。

五、“選輯”對來稿可以綜合、選錄、刪節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六、來稿除視參考價值大小發給資料費外，凡被採用刊登於“選輯”的，另再酌給一定的稿酬。

目 录

海军南下护法和“夺艦事件”

.....严寿华 梁黻麟 楊廷綱(1)

福建船政的回顧.....韓仲英(26)

记陈国輝龙岩“剿共”的惨敗.....李 忠(38)

十九路軍处决陈国輝及陈部复灭經過.....李 忠(64)

陈国輝暨旧部与十九路軍的关系.....秦望山(92)

陈国輝在榕伏法見聞.....林逸民(97)

张贞部“围剿”闽西苏区及其潰亡.....林志光(101)

张贞四十九师就歼記.....林梦飞(128)

张贞駐漳述略.....湯 濤(143)

区寿年师連城受歼紀实.....李汉冲(156)

陈仪枪杀张超的前前后后.....余鍾民(168)

我所知道的宪兵第四团.....何 震(183)

海軍南下護法和“奪艦事件”

嚴壽華 梁黻麟 楊廷綱

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失敗後，直系首領馮國璋佔據了大總統職位，皖系首腦段祺瑞乘機恢復了國務總理的地位。段仍拒絕恢復約法和國會，想要召集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立法權，這樣就引起了一部分被解散的議員不滿。西南各省軍閥顧慮北洋軍閥將利用這個“立法機關”向西南擴展勢力，因此也極為反對段執政，主張恢復舊國會。孫中山先生對臨時約法和國會制度是積極擁護的。他以民主主義者的立場，反對北京政府的偽共和，提出了護法的號召。西南軍閥政客就在利用中山先生的聲望這一點上和他“聯合”。這次運動聲勢浩大，世稱為“護法運動”。其時海軍總長程璧光、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在滬發表宣言，否認國會解散後之政府，並響應孫中山先生號召，率第一艦隊南下護法，此為舊海軍之第一次分裂。但海軍抵粵後，由於西南軍閥各具野心，互相傾軋，桂系、廣東地方勢力和孫中山先生之間開展三角鬥爭，程璧光等則採取中間態度，在政治上搖擺不定。程被刺死後，海軍完全依附於桂系，上層領導只圖爭權奪利，享樂腐化，助長了下級士兵間地域性派系之鬭，終於發生了“奪艦事件”，閩籍海軍官兵悉遭驅逐。當年海軍南下（赴粵），原為響應中山先生護法號召，竟未能貫徹始終，中途背離中山先生而落此下場，殊為始料所不及。當海軍南下時，楊廷綱任“飛鷹”艦航海副；海軍抵粵後，梁黻麟歷任魚雷局副局長、“海圻”艦槍炮

副；严寿华于饒鳴鑾生前聞其道及这一段经历甚詳（饒字子和，福建人，于海軍南下时任第一艦队参謀长，后任护法軍政府海軍部参謀长），茲經共同忆述，整理成篇，以备史乘参考。

一 海軍南下护法经过

溯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凱称帝，改元“洪宪”，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西南各省尤烈，曾別立軍务院，号“护国軍”，要求取消帝制，恢复約法和原已解散的国会。四月間，袁世凱特派海軍总长刘冠雄乘“海圻”艦督师入閩鎮懾。当“海圻”駐泊厦門时，大副饒鳴鑾常到鼓浪屿与厦門道循关监督史家麟晤談（史是当时福建民党重要分子，属于桥南派），意欲与民党联系，参加护法。史頗然其說，就介紹了琼州海关监督王懋（閩人）来厦和他接洽。王是桂系亲信人物，当时桂系正想利用海軍以增强实力，遂答应帮助三十万元为运动費。不久“海圻”由厦駛沪，桂系随即汇去一笔款項。后袁帝制失敗暴卒，北京政府名义上由黎元洪继任总統。但黎是一个徒有空銜的南方軍人，政府实权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段继承了袁世凱的反动政策，不肯恢复临时約法和国会，因此同样受到各方面的反对。这时在饒鳴鑾等活动下，海軍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艦队司令林葆懌、练习艦队司令曾兆麟等，因拥护約法而参加护国軍，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在各方面压力下，段不得不暫時让步。北京政府于是年六月二十九日下令恢复旧約法，召开国会。西南方面随將軍务院撤銷，李鼎新、林葆懌、曾兆麟等遂率艦回軍。

在北京政府恢复旧約法的同时，黎元洪任命程璧光为海軍总长。程号玉堂，广东香山人，馬江船政水师学堂出身，曾任“广丙”艦管带，隶粵系海軍；甲午战役編入北洋艦队参加作战，战

敗解职，后投李鴻章被派赴英監造“海天”、“海圻”兩艦；宣統三年曾以副使名義隨清貝勒載洵聘英致賀英皇佐治第五加冕，并赴古巴慰問華僑，在海軍界頗著聲望。當程為“廣甲”艦幫帶時，黎元洪曾任該艦三管輪，同事有年，故黎繼任總統后，即竭力荐程。但其時段祺瑞獨斷專行，對黎頗指氣使，遂有府院權力之爭。段既嗾使督軍團干政，胁迫總統和國會，又組織公民團，圍困議院，毆打議員，黎忍無可忍，于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下令免段總理及陸軍總長職。段即赴津，發動各省督軍稱兵，會師天津，圍困京邑。六月四日程璧光密謁黎，勸其南下，黎猶豫不決，因其此時正在幻想電召張勳進京調停。程再三勸說，黎卒無行意，只命程先行出京，集中艦只，相機行事。程于翌日赴滬，而北京隨即發生解散國會、復辟諸變亂。

六月九日程璧光抵滬，當日即召集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海容”艦長杜錫珪、“海籌”艦長林頌庄等討論時局。程首先報告了北京狀況并主張聲討叛督。林葆懌上年就曾參加西南護國軍，與桂系本有聯系，自然意向相投；杜錫珪、林頌庄原無護法誠意，但見此局勢混沌之際，也虛與委蛇，當即一致決議宣布擁護共和。

這時孫中山先生及桂系首腦岑春煊、前國務總理唐紹儀等均在滬。程離京前曾于深夜間計于伍廷芳（段被黎免職后，由伍署理國務總理職），伍即密囑抵滬后可與孫、岑、唐等計議。程依言即同三人聯系，復以饒鳴鑾、王仲文（林葆懌的秘書）和當時在滬的海軍部軍需司司長許繼祥等協力奔走拉攏，孫中山先生即撥款十萬元送給饒等為活動費，以設法使各艦南下。

桂系岑春煊與孫中山先生原是同床異夢，為了擴充實力，岑也竭力拉攏海軍。某日，岑知“海容”艦要由上海開往汕頭送餉給“海琛”，即與舊識的艦長杜錫珪商量让其附搭“海容”赴汕

轉粵。在开行前一天，岑的随从人員和行李食物等都已先行上船，“海容”副艦长蔣斌以告饒鳴鑾，經饒轉報孙中山先生。孙甚为焦急，认为如果让岑先到广东，則自己的护法計劃将受影响，即囑海軍当局采取对策，令“海容”暫緩启行。但此事发生后，程璧光对岑、孙之間分歧，頗感疑虑，后經中山先生和岑、唐等协商，为了顾全大局，促程决心南下，特联名寓书解释，书云：

玉堂总长执事：敬启者，此次海軍拥护共和，义声久著于全国。微聞将士有以弟等办事未能統一，轉覺迟回；实則弟等同以救国为志，断无自相睽牾之理。如执事果以弟等不統一为疑者，請释廬怀，并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在靜安寺路哈同公园，略备晚餐，敦恳駕临，俾得面商一切，弟等当联同拱候也。专此敬达，即請台安。惟照不宣。 孙文 岑春煊 唐紹仪同启

这次宴会后，中山先生又飭人送去軍費三十万元以助海軍餉款，并囑程勿以經費为虑，力促程南下护法。

七月一日，张勳、康有为拥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往日本使署。程聞訊即遣杜錫珪、林頌庄分率“海容”、“海筹”两艦北上，迎黎南下，并电請日本公使护送黎出京；行前还付給杜二十万元开拔費。詎知杜、林到京后，即被段祺瑞扣留，并关說杜、林云：“二公若随艦南下，艦少无陞迁机会；倘能不去，則第一、第二两艦队司令非二公誰属？”杜、林欣然允諾，向段全部吐实；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暗中扶植段氏，对程之要求自然置之不理，迎黎之計遂敗。以后程聞悉杜、林为段拉去，甚为气愤。梁繼麟曾亲見程在“广海”练艦上用手杖痛击甲板，大罵杜、林背叛，連呼上当不已。

段祺瑞馬厂誓师，联合曹錕赶走了张勳，馮国璋入代总统，

又起用了刘冠雄为海軍总长，以薩鎮冰为海疆巡閱使。当北京政府風聞程璧光、林葆懌等有南向之意后，即派曾毓雋（閩人，段之亲信）等来沪，并挽薩鎮冰召集在沪海軍高級人員，在三馬路海軍租船处开会。会上薩曾講話，略謂軍人不应干涉內政，要服从中央命令，更不宜鬧分裂，以致受人利用等語。程當場聞之极为不滿，与薩发生齟齬，不欢而散。海軍南北分裂势难挽回，其时林葆懌又适知自己有去位之訊（由林的秘书王仲文得其胞兄王璧穎（君秀）来电密告此事），南下之謀遂决。

孙中山先生在沪急欲先行赴粵，以促西南护法之进行。七月八日，由林葆懌令駐泊吳淞口之“应瑞”舰升火待发，事前未說明去处，临时由饒鳴鑾携带密函，护送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章太炎、朱执信、胡汉民等人，雇一艘拖駁船駛往吳淞，登上“应瑞”舰后，饒将密函和送給汕头“海琛”餉款，交給舰长楊敬修，嘱楊到汕把餉款交“海琛”，并送中山先生等轉乘“海琛”舰到广州。盖“应瑞”舰长楊敬修素来不問政治，平日听命唯謹，該舰輪机长饒秉鈞又是饒鳴鑾的堂兄，而“海琛”舰长程耀垣为程璧光之胞姪，均可信托，不虞有他。七月十一日“应瑞”抵汕后，中山先生即派章太炎先赴广州接洽，并由陈炯明致电粵省議會。桂系虽不欢迎中山先生南来，但也不便拒絕；同时，他們还想利用孙向北京討价还价。因此，当中山先生于七月十六日乘“海琛”舰抵达广州时，还受到桂系广东督軍陈炯明和广东省长朱庆瀾等于江岸迎接，并在黃埔公园举行了欢迎会。

七月二十一日，在孙中山先生及粵省議會等一再发电敦促下，程璧光偕林葆懌、唐紹儀率第一舰队南下，并于是日托汪精卫在沪发表討賊檄文如下：

中华民国海軍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謹率各舰长暨各将士宣告天下曰：自倪嗣冲首揭叛旗，毀弃約法，

蹂躪国会，而中华民国之实亡；自张勋拥兵入京，公然僭窃，而中华民国之名亦亡。今者张勋复灭，中华民国之名已亡而复存矣。然約法毀弃，国会蹂躪，国家之綱紀蕩然以尽，岂中华民国仅以存其名为已足，而其实乃可置之不顾耶？夫綱紀凌夷，則奸宄橫行，一切假托名义者，乃得悍然无所顾忌，虽至罪恶貫盈之倪嗣冲，亦得安徽督軍之大任，益以南路总司令之特权，頤指气使，叱咤四省。天下皆指为禍首者，而顾以功首自居；天下皆指为元凶者，而顾以元勋自詡。循此以往，是中华民国不复为国民之公器，特为权奸之面具耳。长此隐忍，何以为国？魚烂之兆已見，陆沉之禍安逃？璧光等所为中夜斫剑、临流击楫者也。

夫我海軍將士，既以鉄血构造共和，即以鉄血保护之。当丙辰之际，帝制已銷，国命未续，我海軍將士以三事自矢：一曰拥护約法；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禍首。盖所求者共和之实际，非共和之虛名，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以言約法，則已破裂矣；以言国会，則已解散矣；以言禍首，則鴟张者凌厉而无前，蟄伏者呼嘯而竞起矣。国基顛簸，人心震撼，愕眙相顾，莫敢誰何。嗚呼！我海軍將士，岂惟初心之已背，抑亦責任之未尽也。用是援桴而起，仗义而言，必使已毀之約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国会，复其原狀；元恶大憝为国蠱賊者，无所逃罪，然后解甲。自約法失效、国会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皆无根据，当然认为无效；发此命令之政府，当然否认。謹此布告，咸使聞知云云。謹此電聞，佇候明教。 程璧光 林葆懌 蔡（印）

参加护法的海軍，計有旗艦“海圻”（艦量四千三百吨，員兵四百五十人，艦长湯廷光），巡洋艦“海琛”（艦量二千九百五十吨，員兵二百五十人，艦长程耀垣），海炮艦“永丰”（艦

量七百八十吨，員兵一百人，艦长魏子浩），海炮艦“永翔”（艦量、員兵同永丰，艦长陈鵬翔），江炮艦“楚豫”（艦量七百五十吨，員兵九十人，艦长郑祖怡，原属第二艦队建制），驅逐艦“飞鷹”（艦量八百五十吨，員兵一百五十人，艦长方佑生），驅逐艦“同安”（艦量四百吨，員兵六十人，艦长吳光宗不在艦，由梁渭璜代理），驅逐艦“豫章”（艦量、員兵与同安同，艦长吳志馨），运输艦“福安”（艦量一千七百吨，員兵四十人，艦长李国堂），座艦“舞凤”（艦量二百吨，員兵四十人，艦长鄒宝祥）等十艦。其中除“海琛”已先期护送孙中山先生赴粤、“永翔”“楚豫”去年已駐粤外，程璧光、林葆懌复率七艦南下。程偕唐紹仪登“永丰”从龙华首途，余艦分別由上海、浙江海面启航。因为艦只大小不一，航速不同，不能整队航行，只能三三两两，分成小队前进。据“飞鷹”航海副楊廷綱說，当“飞鷹”在上海启航时，先由林葆懌下令在宁波口外金塘島集中，陆续到有“飞鷹”、“福安”、“舞凤”等艦。次日便令“福安”領队南航，但均不明此行真相。途經閩江口馬祖澳时，“飞鷹”艦长方佑生突然双目失明，由汪肇元代理艦长。中途寄錨东山时，“福安”、“飞鷹”、“舞凤”三个艦长碰头一談，大家如蒙雾中，全然不知此行目的，只怕成为“猪仔”被出卖，有轉舵北返之意；“舞凤”艦长鄒宝祥是北京海軍部次长刘传綬的胞甥，悔意尤深；但大势所趋，只好随队南下。

北京政府为阻挠海軍南下，曾用尽办法。除前已提到派曾毓隤、薩鎮冰等劝阻外，在艦只南下前夕，还会派海軍部軍需司司长林葆綸到沪，打算对其胞兄林葆懌作再一次之劝阻；但他到沪后，始知艦队已去。在艦队南下航行途中，复接連去电：二十二日薩鎮冰曾图电調“飞鷹”回宁；二十三日“飞鷹”过浙江洋面时，薩复以无綫电相劝阻；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以命令免去程璧光

海軍总司令职（六月間張勳入京时，內閣改組，李經羲任总理，以薩鎮冰任海軍总长，程璧光調任海軍总司令，因是北京政府只承认程为海軍总司令）；二十五日，过羊山时，刘冠雄又电告林葆懌勿輕听人指使；二十六日抵滬港时，北京政府免去林葆懌第一艦队司令职；二十八日林葆懌弟葆綸复去电劝阻南行；三十一日北京政府海軍部去电謂海軍宣言要求三事，已抄交国务會議，得复后再告。北京政府初以劝誘，继則威迫，但程、林等終置之不理。

八月五日程璧光等率艦抵广东黃埔，六日在广州长堤东园，开全省欢迎大会，各界到会者达数万人。程璧光、林葆懌等乘“舞凤”座艦由黃埔駛抵广州上岸后逕入会场，孙中山先生、程、林等均发表演說，盛况空前。

欢迎会后，各艦的分泊地点是：“海圻”、“海琛”泊于黃埔西、长洲炮台前，“飞鷹”、“永翔”、“福安”泊于黃埔东船塢及水雷局前，“同安”、“豫章”泊于省会东大沙头，“永丰”、“楚豫”泊于省会西接近沙面洋界，“舞凤”泊于天字碼頭前。中山先生为了对海軍表示慰問起見，每日都送了很多冰和西瓜給艦上員兵解渴。

程、林率艦抵粵后不久，原在上海的“联鯨”艦长温树德亦到粵。温系山东人，烟台海軍学校第一期毕业，善交际，通福州話，因和饒鳴鑾是同期同学，时有联络。在沪时“联鯨”原已决定随队南下，因艦在修理，不能启航，温所以只身間道来粵。适“同安”艦长吳光宗留沪不愿随艦南下，程即以温代理“同安”艦长。

数月后，原属练习艦队建制的“肇和”艦艦长林永模（籟亞）也脱离北京政府，由厦門率艦南下参加护法。林妻与饒鳴鑾之姪女系姨表姐妹，因有此姻亲关系，饒在沪亦与林永模有所联络。嗣

林以个人亏空万余元，无法弥补，特遣书记官王禅贤（紹周）南来接洽，南方海軍当局答应发给双餉，招致“肇和”南来，仍以林永模为舰长。

海軍舰队既抵粤，北京政府复从上海遣任玉贵（上海福源寿軍衣庄老板）来粤，阴谋在水兵中进行倒戈工作。任曾在舰上当过头目，各舰几乎都有他的族人。海軍中流行过一句话：“无任不成船。”任族聚居在馬尾君竹乡，乡人很多当水兵和下級軍士。任到黃埔后，先登上“飞鷹”訪其族人；事泄，被拘押于黃埔。继之海軍部又派科长王仁棠来粤运动舰队北归。王在南来途中，認識了一位同輪女議員，語次透露来意；抵粤后，女議員密报黃埔海軍当局，亦遭拘禁。嗣后据聞还会派楊树庄、楊砥中等来粤活动，刘冠雄等更分电各舰长謂可代为轉圜，冀海軍取消独立。但当初这些企图均归失敗。

二 在政局动蕩中的南下海軍

孙中山先生成立軍政府

在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后，前被北京政府解散之参議院副院长王正廷、众議院議長吳景濂及国會議員百余人，相继南来，护法声势益振。八月二十五日国会非常會議議决成立軍政府，三十日通过軍政府組織大綱。九月一日开会选举，孙中山先生当选为大元帅。次日又选出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九月十日宣告軍政府成立，中山先生宣誓就职。同一天，非常国会选出唐紹仪长財政、伍廷芳长外交、孙洪伊长內务、张开儒长陸軍、程璧光长海軍、胡汉民长交通。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烈鈞为参謀总长，林葆懌为海軍司令，方声涛为卫戍司令。但桂系为了維護自己在广东的利益，对軍政府的成立并不欢迎。九月二日桂系头

子陆荣廷即致电非常国会，反对另組政府。九月八日桂系的广东督軍陈炯明公开表示对組織軍政府的问题“不能表示贊同的态度，也不愿采取干涉的态度，但广东人民不能担負軍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經費开支”。接着，唐继尧也来电表示不受元帅之职，甚至滇軍师长张开儒也不就陸軍部长。其他一些部长也多不愿就职，軍政府陷在孤立的窘境中。孙中山先生所能倚藉的这支海軍一开始就碰到經費的困难，桂系采取經濟压力来跟海軍为难。以后省府想出一个办法，把全省的賭場开禁，用賭捐的收入来供給海軍，荼毒社会在所不顾。甚至連元帅府要找个适当的地点，桂系也是袖手旁觀的，偌大的广州城，竟不予一椽之地。最后还是中山先生自己看到广州河南士敏土厂的厂址比較寬敞，并且沒有开工生产，乃令海軍派員前往接洽，去时并随帶卫兵数名以壮威勢。詎料該厂厂长却辞以須請示督軍后，才能答复。中山先生知之，甚为气愤，决定亲身出馬。去时也不帶随从，厂长不識来者是誰，初仍执意如前，孙勃然大怒說：“我是大元帅，你无須請示，我要你的厂址暫作元帅府之用，你把厂址交出来，由我完全負責。”厂长被孙这一吓，才軟了下来，答应将厂址让出。中山先生回来时对海軍部屬說：“你們无用，我一个人去，只用这一根Stick（手杖）就把事情办好了。你們是海軍軍人，有十几艘軍艦，还帶着卫兵去，結果空手回来，这就是缺乏革命的精神。当年我只有一支手枪就把滿清推翻了，你們海軍今天还帮不了这一点忙！”以后中山先生还召集海軍官兵做过几次演說，讲解革命道理。在元帅府覓址的前后，海軍也得到了定棲。海軍部設于海珠（位于珠江南、北岸之間近北偏西的一个面积約二亩多的椭圆形小島），海軍司令部和海軍办事处亦設在內，并在天字碼頭附近設立海軍俱乐部。

海軍炮击觀音山

在軍政府成立的前后，广东几种不同势力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原来的局面是：桂系軍閥广东督軍陈炯明自居为广东的最高統治者，但是省长朱庆瀾也有兵权，并且联合地方派軍人共同对抗桂系，因此曾形成省长与督軍、地方派軍人与桂系軍閥的斗争。駐防北江的滇軍約有两师兵力，表面上拥护孙中山先生，实际上是阳奉阴违的。地方派軍人有时能与国民党联合，对抗桂系軍閥，因此，朱庆瀾为桂系所不容，桂系乘軍政府成立前把朱驅走。当朱下台前，原允許将“省长亲軍”二十营拨充海軍陆战队，及朱一走，又被督軍陈炯明搶去，直到閩粵边境战事发生，才拨作援閩軍由陈炯明率領，但仍不予物质支援。孙中山先生为了扩充护法的軍事实力，还派人到各县招收“民軍”，但这种行动立即遭到桂系的打击。新任督軍莫荣新接到报告，即悍然通令各县，指出这些招兵人員为土匪，应予一律就地枪决。至此，中山先生已忍无可忍，认为要貫徹护法的目的，势非鏟除桂系的障碍不可，由是决与桂系一拼。原計劃由水陆两路袭击督軍署，但海軍方面因程璧光、林葆懌对桂系始終保持密切关系，一向反对与桂系决裂，中山先生料知他們不会贊同这一計劃，乃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以大元帅的名义，直接命令駐泊在白鵝潭的“豫章”、“同安”两艦开至中流砥柱的地方，乘夜炮击觀音山督軍署。觀音山位于广州之东，山上有防御工事甚固，且有隧道可通督軍署。从夜至晓，山上不动声色，未曾还击一炮。事前地方派軍人表示可以配合海軍行动，聞炮即起而围攻督軍署，現在炮打响了，他們为保全自己实力，却抛弃了响应的諾言，各自按兵不动，結果海軍陷于孤掌难鳴之势，开了几陣炮也无济于事。海軍当局聞悉海軍炮击觀音山后，赶紧命令泊在白鵝潭附近的

“楚豫”馳往，把“豫章”、“同安”兩艦追回黃埔，并表示要严厉处分这两艦的艦长吳志馨、温树德。中山先生认为他們是执行大元帅命令的，此事与他們无涉，并派伍廷芳向海軍当局作了說明。但是程璧光、林葆懌等还是把这两个艦长撤职，暫派元帅府遣用。过了些时，才改委温、吳为魚雷局局长（均系正职）。

孙中山先生与桂系的矛盾日趋尖銳，随着也受了一些風声鶴唳的惊扰。时元帅府对面駐有桂軍林虎部队，有一天外間盛传林虎部队要包围元帅府，孙囑海軍設法保护，饒鳴鑾說如果发生事故，請先生登軍艦暫避，并給孙以夜間通行口令一份。饒把这个情况轉告林葆懌，适許崇智、张继、方声涛等人聞訊也来到海軍司令部，认为桂系有不測之心，中山先生应筹安全之計。恰巧这时林虎貿然而至，大家頗为惊疑，但見他的态度还自然，大家拿这件事来問他，他矢口否认，并說：“你們若不信，請把我留下为质，你們就可放心了。”說罢就同許崇智等人前往謁孙，声明此系謠言，毋須疑慮。但是，林虎部队包围元帅府的謠传，并非完全事出无因，实緣炮击觀音山后，桂系必欲迫走中山先生，这是一个不祥的預兆。

程璧光被刺前后

程璧光率艦南下，頗为各方側目。在孙中山先生方面來說，本身既无基本武装力量，海軍是他一手策动前来的，自然对他倚畀甚殷；而桂系方面也认为海軍力量不可小覷，尤其认为若要对付孙中山先生，自当先剪除其羽翼，若能把程拉过来，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在广东地方軍人方面，則以程系 粵人，且孚众望，若拥戴他出来，就可以摆脱桂系羈困，达到“粵人治粵”的目的。但程却是著名的調和派，他一方面参加护法軍政府，自須听命于孙中山先生；另方面又眩于桂系权势，与他們保持密切关